

吴敬琏传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吴晓波著

吴敬琏对这个转型国家的贡献，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外，
还在于他那份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吴敬琏传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 吴晓波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086-1879-1

I. 吴… II. 吴… III. ① 吴敬琏—传记 ② 经济—中国—文集 IV. K825.31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9911号

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WUJINGLIAN ZHUAN

著 者：吴晓波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插 页：**16

印 张：19.2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6-1879-1/F · 1880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这个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

这一本《吴敬琏传》的“母本”，是我对吴敬琏老师的一次长篇口述史专访，时间是在 2009 年的 8 月和 9 月之间。

我提出要为吴敬琏做一个口述史，是在 2007 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周雪林博士的牵线下，6 月的一个下午，我去位于上海浦东的中欧拜访老先生。他的办公室很小，仅可容三四人周旋。当时，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他和夫人周南对我的建议似乎比较犹豫，他婉转地说，如果有一个提纲，可以再讨论这件事情。

此后，这件事情就拖了下来。我一直沉浸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创作中，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地与吴敬琏“相遇”，我发现他几乎参与了 1978 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我购买了他几乎所有的著作，断断续续地阅读、做笔记，每次碰到周雪林，我都表达做口述史的意愿。

转机出现在 2009 年的春季。一天，周博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老师似乎有点同意了，他将于 8 月到 9 月，在中欧有一个集中讲学的档期，可以安排在这

期间完成口述史。我大喜过望。

于是，有了一次长达 20 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记录。

对吴敬琏的访谈前后进行了 6 次，每次 3 个多小时，中间休息 15 分钟左右，时间大多是在下午的两点到六点之间，地点在中欧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里，每次都由《第一财经》用两台摄像机记录下来。

在很多人看来，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达到了他那个专业领域里可能达到的济世高度。而我之所以愿意投入这一工作，却不仅仅为此，在学术贡献之外，我更敬重的是那个自觉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在当今之世，像他这样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实在太少了。

在 8 月底访谈的那几天，正值江南盛夏雨季，上海的午后会突然下一场特大的暴雨，天地昏暗，如遇末日，但两个多小时后便又赫然晴朗，水泥地上的水迹竟会很快蒸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让我想起很多杰出精英暴风骤雨般的人生。正是在这样的时光流转中，行将八十岁的吴敬琏缓缓叙述，历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动声色地姗姗走近，又姗姗走远，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如画卷展开，其苦难、喜乐交叠混然，可意会而不可名状。

在那一时刻，作为听者的我便想，一代人为之奉献了热血和智慧的努力是否得到了实现？他们并不为回报而为，不过，他们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记忆和致敬？

编辑推荐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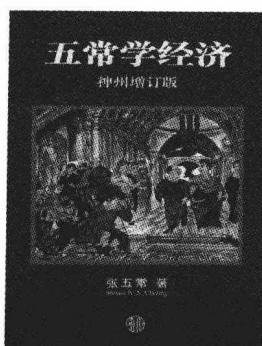
《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简体中文版）

著 者：张五常
定 价：32.00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ISBN：978-7-5086-1724-4



《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

著 者：张五常
定 价：25.00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ISBN：978-7-5086-16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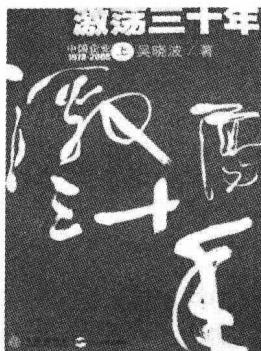
《五常学经济》

著 者：张五常
定 价：25.00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ISBN：978-7-5086-1836-4



《货币战略论》

著 者：张五常
定 价：38.00
出版日期：2010年1月
ISBN：978-7-5086-18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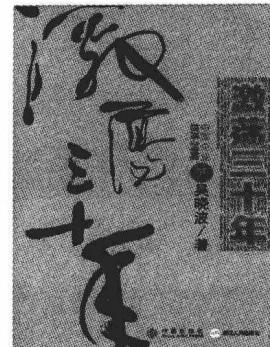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 1978-2008》(上)

著 者：吴晓波

定 价：35.00

出版日期：2007 年 1 月

ISBN：978-7-5086-07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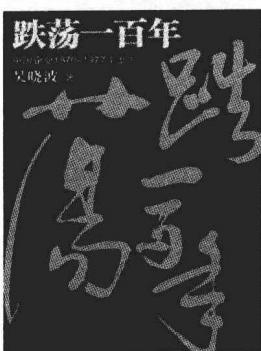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 1978-2008》(下)

著 者：吴晓波

定 价：42.00

出版日期：2008 年 1 月

ISBN：978-7-5086-10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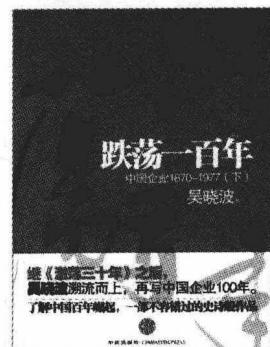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 1870-1977》(上)

著 者：吴晓波

定 价：42.00

出版日期：2009 年 1 月

ISBN：978-7-5086-1342-0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 1870-1977》(下)

著 者：吴晓波

定 价：42.00

出版日期：2009 年 10 月

ISBN：978-7-5086-1644-5

| 目录 |

缘起 VII

01 第一部分 改良家族

-
- 第一章 改良主义的基因 3**
 - 第二章 弱不禁风的激进少年 10**
 - 第三章 学经济的年轻人 17**
 - 第四章 新星与“批孙” 27**
 - 第五章 劳改队生活 40**
 - 第六章 顾准之死 55**

02 第二部分 思想突围

-
- 第七章 突破口：按劳分配 67**
 - 第八章 改革与调整的“两种争论” 75**

03 第三部分 护旗的人

-
- 第十三章 巴山轮会议 115**
 - 第十四章 单项推进还是整体配套 123**
 - 第十五章 “闯关”失败 134**
 - 第十六章 “吴市场”的由来 143**
 - 第十七章 触破窗户纸的人 151**

04 第四部分 经世济民（1993~1998年）

-
- 第十八章 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163**
 -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国企改革” 174**
 - 第二十章 “放小”放出了大文章 178**
 - 第二十一章 在风暴中逆势飞扬 186**
 - 第二十二章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192**

05 第五部分 声望巅峰（2000~2003年）

第二十三章 对泡沫破灭的预言 203

第二十四章 “一言毁市” 214

第二十五章 “法治的市场经济” 224

06 第六部分 “孤独战士”（2004~2010年）

第二十六章 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237

第二十七章 受困的“主流经济学家” 253

第二十八章 中国的改革会好吗？ 262

第二十九章 金融危机中的“另类呼喊” 271

第三十章 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280

后记 288

附录 吴敬琏年表 291

第一部 改良家族

“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第一章

改良主义的基因

“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植物的思考宛若对每一个人生的描述。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和时代别无选择，一切因果，其实就是命运而已。生命之绚丽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别无选择的，而命则可以被改变，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后，回望吴敬琏那充满了动荡和戏剧性的人生，也许要从这样的一个

场景开始。

1903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刻，一艘海轮从上海港缓缓驶向遥远的日本横滨。早在9年前，爆发于中日之间的一场甲午海战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蒙受两千年来最大的耻辱，从此，“一战而人皆醒矣”，举国青年为强国雪耻寻求出路，有的呼唤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学日”也成了当时最时尚的事情。就在这艘海轮上，两位同样来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识了，一个是34岁的邓孝可，全国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庆森昌火柴厂老板邓徽绩的大公子，另一个叫吴玉章，是来自四川省荣县的25岁农家子弟。

因乡音亲切，两人成了话语投机的好朋友，他们相约到了横滨后，就一起去拜访正流亡在那里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不过，到了横滨码头后，他们却分道扬镳了，邓孝可投奔梁启超，成为梁最信任的爱将之一；而农家子弟吴玉章则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帝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邓、吴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和理念不同而对改变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

邓家是四川奉节的一个乡绅望族，邓徽绩早年在家乡开采煤矿，远销到汉口一带。1889年，他远渡日本经商，与人合办了一家名叫森昌泰的火柴厂，两年后，他把整个工厂搬到中国，在重庆建立森昌火柴厂，据《重庆开埠史》记载，这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家近代民营工厂^①。到1894年，森昌与另一家聚昌火柴厂的工人人数达1200人，约占全国火柴产业工人的1/3。1907年，森昌又募资开办宝华煤矿公司，此时的邓家已俨然是四川省的一个工商大户。邓徽绩生有两子，长子邓孝可热衷政治，自日本返国后就组织议政社团，呼吁改良，是四川立宪派的领袖之一。在1909年的“立宪运动”中，他当选为四川省咨议局（即当时的省议会）文牍部主事，还出任咨议局机关报《蜀报》的主笔。而次子邓孝然则追随父亲，管理家业。

1903年，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从此拉开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序幕，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娼优乞丐亦相率入

^① 日后，吴敬琏回忆说，他原本对这段历史也不熟悉，1989年，重庆纪念开埠通商一百年，重庆市社科院院长、中国社科院原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邀请他赴渝参加纪念大会，会上每个人发了一本书，书中有个年表，第一条就是森昌火柴厂的创建。

股”的壮观景象。四川绅商倡议修建川汉铁路，邓家积极入股，邓孝然当选川汉铁路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邓孝可则被选为法部主事。

时光流转到 1911 年，清政府见铁路投资获利颇厚，便赫然转变政策。该年 5 月，当时国内的第一大官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宣布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在股权回收方式上，明显欺凌民股，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将承担四成的损失风险。“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最激烈者，便是四川民众。川民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邓孝可与罗纶、蒲殿俊等人一起当选保路同志会的董事，他一改之前的温和改良立场，在《蜀报》上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十分激烈地写道：“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万万人死尽，妇孺尽绝，鸡犬无存或可耳！否则胡能忍者。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横蛮以迫压我四川之人。”据记载，当时川人“得报展读，涕泗横流，且阅且哭”。

保路事态迅速恶化。9 月 7 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 10 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揭竿而起，爆发了“同志军”武装起义，围攻成都。清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 月 10 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便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督办湖北和四川铁路国有事宜的清大臣端方在资州被起事的新军杀死，策动者之一就是早已加入同盟会的吴玉章。

后来史家公认，铁路国有化政策以及因此引发的“保路运动”，是清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提出此议的官商盛宣怀被《清史稿》定为“误国首恶”。

吴敬琏是邓孝然的外孙，是这个改良世家的血脉延续。

民国建立后，保路有功的邓孝可出任四川新政府的盐政部部长，他着力推行改革，提出“就场征税”、酌减税率和自由贩运等政策，被认为是近代盐务管理早期现代化之第一人。他还追随导师梁启超筹备组建民主党，继续推动中国的“立宪运动”。然而，随着袁世凯复辟等事件的发生，立宪改良思潮被人民抛弃，暴力革命渐成主流，邓孝可和梁启超相继在中国政坛上被边缘化。邓孝可后来辗转南北，失意消沉，在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当起了寂寞的“寓公”。1931 年爆

发“九一八事变”时，他异常愤慨，要家人臂缠黑布，上写白字：“誓雪国耻！不自由，毋宁死！”

随着邓孝可在政治上的失势，邓家的工商事业也日渐没落。1918年前后，森昌火柴厂破产，邓孝然先后又创办过织布厂、造纸厂，但都失利。他还当过成都中国银行的行长。后来，他北上去了东三省，在那里开垦农场，还投机旗产，简直算得上是“屡败屡战”，乐此不疲。晚年，他与兄长邓孝可都举家迁居北京，做起了养蜜蜂的生意。一开始盈利不错，但很快大家一窝蜂地养蜜蜂，供给一多，价格就跌了下来。吴敬琏回忆，邓孝然后来成了邓家子女常开玩笑的对象，邓孝可的孩子每到小伯家作客，就被逼着喝蜂蜜水，喝多就烦了，便开玩笑说，如果蜂蜜能够做鞋油就好了。1933年前后，邓孝然郁郁而终。

邓孝然生有十子，长女邓友兰，后更名邓季惺，就是吴敬琏的母亲^①。

邓季惺（1907~1996年）自幼接受现代教育，先在私塾读书，14岁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该校教员中有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等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元老。读书期间，邓季惺还与几位相好的女同学结拜成了金兰姐妹，其中两位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②。

1923年，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结伴离家到江南，先是进读南京的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一年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1908~1931年），他是一个长相清瘦文弱的江南世家子弟。太平天国战乱时，吴家迁至重庆，他的父亲曾开办江合煤炭公司。吴念椿此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两位花样少年迅速陷入热恋，吴念椿因为爱慕邓友兰，改名吴竹似，寓意“与兰为友，似竹高洁”。一年多后的1925年年底，两人结为伉俪。

1926年年底，吴竹似大学毕业，先是到重庆受聘于四川军阀、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所创办的《大中华日报》，任编辑职。不久，邓季惺也随吴竹似回到重庆，她经吴玉章（当时担任“左派”国民党的莲花池市党部负责人）介绍去巴县女中任训育员。上任那一天，正是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三三一”大屠杀，巴县一时浸泡在血泊之中。邓季惺亲历血腥场面，在

① 邓氏家谱，排行“孝、友、传、家”。

② 这两个人是李伯钊（后为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夫人）和廖苏华（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市委书记）。

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她写道：“我目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心里虽憎恨军阀的残暴，但同时也动摇起来，害怕革命的流血斗争。心想我既然没有决死的心，也不跟反动派同流合污，那么，不必要参加革命组织，只孤立地终身服务于社会，争取社会合理、男女平等，也就算相当正义的了。”在她看来，“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议；无法议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邓季惺的这些改良主义思想与伯父邓孝可一脉相承，她后来投身法律界和传媒业，正是对此的实践。

后来，吴、邓两人又到了南京，吴竹似进了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1929年，他与同事陈铭德相约离职办报，在刘湘的襄助下，9月9日，一份名叫《新民报》的报纸诞生了^①。这个报名有双重来由，一是1905年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是在这份报纸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二是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此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提出“中国改革维新，必自新民始”，中国之新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和“国民独具之特质”，其内容包括国民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纪律及公德、私德等公民意识。《新民说》一文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之作。吴竹似和陈铭德的《新民报》混杂了革命与改良的双重基因，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中间独立的姿态。

就在《新民报》创刊4个月后，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了。这是吴邓婚姻的第三个结晶，之前邓季惺已育有两女。这时，吴竹似的身体突然垮了，他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为了疗病，全家迁到北平静养求医，吴竹似住进白塔寺的中和医院（1949年以后改名人民医院），邓季惺则插班进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此校正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她选了法律专业。

1931年7月，吴竹似去世。时年，邓季惺24岁，膝下三子，长女吴敬瑗5岁，次女吴敬瑜3岁，幼子吴敬琏1岁半。

正是在这凄风苦雨中，陈铭德（1897~1989年）恋上邓季惺。1933年1月，陈邓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结婚，前来道贺的来宾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

^① 与《新民报》有承续渊源的上海《新民晚报》以此为创刊日。